

熊广平 作品  
XiongGuangPing Works

长篇畅销小说

# 借势

JIE SHI

七品官

机不当干部

他们**凭借**着领导的**威严**

他们**掌握**着领导的**秘密**……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# 借勢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借势/熊广平著.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5104-1209-7

I. ①借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0493 号

---

**借势**

作 者:熊广平

责任编辑:连 慧

封面设计:艺和天下

版式设计:魏 华

责任印制:李一鸣 秦光中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刷: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710×1020 1/16

字数:280 千字 印张:16.5

版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04-1209-7

定价:32.00 元

---

**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**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(010)6899 8638



1. 游戏规则 / 001
2. 暗藏玄机 / 005
3. 揭秘玄机 / 008
4. 柳暗花明 / 013
5. 称之为变 / 019
6. 忍受屈辱 / 023
7. 周到服务 / 027
8. 第一司机 / 031
9. 不忘本色 / 034
10. 共进午餐 / 038
11. 书记女儿 / 041
12. 车队队长 / 049
13. 拉近距离 / 055
14. 意外来电 / 059
15. 初试牛刀 / 063
16. 表达谢意 / 070
17. 真情表白 / 075
18. 成为“大佬” / 080
19. 高调捧场 / 086
20. “金风玉露” / 092
21. 母女争执 / 094
22. 生财之道 / 102
23. 玉佛与铜镜 / 109
24. 金字招牌 / 113
25. 投其所好 / 117
26. 露水“夫妻” / 121
27. 帮助姨妹 / 125
28. 山外有山 / 128
29. 老黄病了 / 132
30. 修理“恶少” / 138
31. 生日礼物 / 142
32. “酒神”之死 / 148
33. 违心说情 / 151
34. 加盟茶楼 / 154
35. 日进斗金 / 159
36. 春风得意 / 161
37. 不速之客 / 166
38. 节外生枝 / 170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39. 网上受骗 / 173 | 49. 产生裂痕 / 218 |
| 40. 教训骗子 / 177 | 50. 群众上访 / 224 |
| 41. 拆迁受挫 / 181 | 51. 东窗事发 / 230 |
| 42. 貌合神离 / 185 | 52. 坐立不安 / 234 |
| 43. 拆迁命案 / 190 | 53. 落井下石 / 240 |
| 44. 借刀杀人 / 195 | 54. 顾老市长 / 245 |
| 45. 茶楼关张 / 200 | 55. 救命稻草 / 248 |
| 46. 勾心斗角 / 204 | 56. 四面楚歌 / 253 |
| 47. 意乱情迷 / 210 | 57. 尘埃落定 / 256 |
| 48. 危机来临 / 214 |                |

## 1. 游戏规则

小人物的生活虽然平静,甚至有些无聊,但温馨的情景却每天都在发生着。李伟、凤仙、小强一家三口平淡的生活中透着某种感动。然而,就在这一天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

早上起来,李伟叫醒儿子:“小懒虫,该起床了。再不起来就要迟到了。”

儿子李强听到爸爸的叫声,马上一骨碌起来,穿好衣服,匆匆跑去洗漱间。过了一会儿,李强跑出来,背上书包:“爸,咱们走吧。”

李伟看着儿子的认真劲儿,回头看看妻子,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妻子王凤仙端出三碗豆浆,又端上一碟油条和包子,对儿子说:“强子,不吃饭就去学校啦?先喝一碗豆浆,吃几个包子再走。”李强呼呼啦啦,三下两下把豆浆喝完,又抓起两只包子,把小嘴塞得满满的,用衣袖揩了揩嘴,一甩头说:“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李伟也匆匆吃完早餐,高兴地抚摸着儿子的头:“好,咱们上学去!”凤仙收起儿子的碗,送到门口说:“小强,听老师话啊,好好读书。”李强稚声应道:“知道啦,妈妈再见!”

李强今年八岁,才上小学一年级。李伟牵着儿子的手下楼,开车把儿子送到学校后,再朝市行政中心开去。李伟今年三十五岁,是市委小车班的一名普通司机。由于他才调入小车班没多久,平时只在办公厅打些杂,开车帮办公室主任们办点私事儿,因此平时只是闲坐。

看到别的司机们一个个跟着领导进进出出,李伟心里说不出的羡慕。听人说,要想跟上领导,并不是靠自己的开车技术有多好,而是要跟办公室主任搞好关系,只要主任发个话,就开上领导的车了。因此,李伟平时虽然事情不多,可从从不迟到早退,每到办公室,总是主动扫地打水,指望着主任能帮他说话公道话。负责楼层卫生的陈阿姨责怪道:“李师傅,你再要这么勤快,我可要失业了。”李伟听了,依然故我。

李伟一米八的个子,皮肤白皙,五官端正,长相酷似香港影星吕良伟。因

此,其他司机见了他,总是半开玩笑戏称他为“伟哥”。李伟也不计较,只是客气地笑笑。

到了办公室,其他人还没有来。李伟照例打开主任室的门,抹好桌子,又给他打来两瓶开水,正出门时,遇上办公室主任刘嘉善。刘嘉善见了,热情地招呼道:“小李,这么早啊!”李伟微笑着站在一边,让刘主任进去,正要离去,刘主任叫住他,客气地说:“小李,等会你给我把这包东西给我老婆送过去。唉,我家那位,老是丢三落四的,老是把东西落我这儿。你送完后,就休息下,上午没什么事了。”李伟“嗯”了一声,接过刘主任递来的东西,也不看是什么,扭头就走。刘主任经常用这样的方式,安排李伟给自己做些私活儿,李伟也乐于帮忙,并且从不在别人面前提及,这让刘主任十分放心。

给刘主任送完东西,李伟回到办公室,转了转,确实没什么事,就跑到一楼的休息室去。那里说是接待室,其实早就被两办的司机“占领”了,接待处的人没办法,赶又不好赶,只好把接待室移到其他地方,任由这些“大爷”们吆五喝六地在里面玩耍。李伟进去的时候,里面正围成一团,李伟知道,肯定有人在玩牌。

李伟看过几次,知道这些人只要没事,聚在一起肯定是玩牌,而且还带钱。刚来的时候,他也被人拉去玩过一次,是因为这里实在人手不够,被迫无奈玩了一把“小的”,他把准备给母亲治病的一千多块钱输了个精光。为此,他被妻子王凤仙数落了好几天。也难怪,妻子一直没有工作,偶尔出去给酒店或商场打打工,总是干到半途,就干不下去。家里的一切开支,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,生活过得紧巴巴。从此,他再也不玩这个,看到人少时,马上就溜走。

两办的司机都知道李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角色,每次见了他总是说:“伟哥,今天身上有几块钱?”这让李伟十分尴尬,但表面上并不流露出来,而是尽量装着轻松的样子,笑而不语。今天领导们都在开会,几乎所有的司机都在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叽叽喳喳地帮着腔。几个参与玩牌的司机也嘻嘻哈哈地并不在乎。李伟看到每个人面前都擦着寸许厚的大头票子,心里有点发紧,干咽着口水,紧盯着这些票子在几个人面前来回挪动。

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,大家面前的票子几乎都集中到了市长司机高强的面前。高强满不在乎地收起来,在桌上码了码,抓在手里,看着周围的司机们,笑嘻嘻地说:“来来来,吃红了。见者有份!”说罢,腾出一只手,给在场所有人一人发上两张,其他人也笑嘻嘻地接下,泰然塞进口袋里。发到李伟面前,高

强又多抽出两张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小李子，老子今天高兴，给你双份，四百！”

李伟满脸堆笑地看着高强那张肥嘟嘟的脸，正迟疑着伸出手去，高强却又把钱往回一收：“李伟，你跟我来，我有几句话对你说。”说完又把钱递了过来。李伟接过钱，见大家并没注意他，心里稍觉踏实了一些。

高强把钱塞进包里，回头大声对大家说：“哥们儿，下次再玩，老子有事先走一脚。”说罢，头也不回地出去了，径自走向停在院子里的小车。其他没上桌的人又马上围坐上去，重新开战。李伟看着高强潇洒的背影，犹豫了一下，马上跟了出去。

高强其实年龄比李伟大不了几岁，因其给领导开了多年的车，是近两届市长的专职司机，见多识广，神通广大，在T市机关里也算得上个人物，央其帮忙办事的人不少。他为人倒也十分直爽，不能帮忙的就一口回绝，能帮上忙的立马答应，并明码标价，也算公道。因其身材矮胖，作风老道干练，深得人们尊敬，因此江湖中人习惯称其为“强哥”。

“强哥”坐上车，摇下玻璃，点上一颗烟，眯着眼看着前方。李伟知道那是在等他过去说话，赶忙加快脚步，来到小车旁。

“小李，来，上车。”“强哥”仍然看着前面，慢腾腾地说。

李伟则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他这是调入小车班以来，第一次坐上市长的车，也是第一次跟“强哥”零距离接触，心里有点忐忑，不知他想要说什么事。李强忙拉了后座门，刚要进去，“强哥”指了指副驾位置，“嗯”了声：“这里！”李伟忙又关上后门，坐上副驾的位置，叫了声：“强哥！”然后专注地看着李强，准备聆听他的教诲。

“别紧张嘛。”见李伟坐在旁边，“强哥”这才松下表情，笑呵呵地说：“都是给人拉车跑腿的，这么拘束干吗？”李伟不敢放松，脸上挤出一丝笑意。高强从包里取出一把钱，分成两叠，比了比，拿出一叠递给李伟，大方地说：“这些，给你。”李伟知道，这些钱都是高强刚才在牌桌上收来的，看其厚度，总有五六千吧。他心里一惊，忙推辞道：“这……强哥，这是你的，我怎么能要？不要，不要！”

高强不容置疑地说：“收下！”然后缓过口气，关心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这也算是老兄我的一片心意嘛。”

李伟心里激烈地翻腾着，说实话，他很想接下这些钱，这如果让妻子看到了，还不知高兴成什么样呢。可是，这钱来得不明不白，“无功不受禄”，他怎么能平白无故地收下这么多的钱呢？于是再次推辞道：“强哥，真的！这是你的



钱,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?”

高强不耐烦地说:“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?叫你收下就收下吧。你刚才也看到了,这也不是我的钱,而是刚才那帮小子的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输了钱给我,反而笑哈哈的吗?那是他们心甘情愿的。再说,这也不是他们的钱,有谁会从口袋里掏出钱来,白给我呀?这帮小狗日的,打的什么主意,我还不知道!”

李伟听得纳闷,又挺新鲜,怔怔地看着高强。高强见状,失声一笑,低声骂了句:“真是老冒!”把钱塞进李伟口袋里,严肃地说:“小李,我看你是个实心眼,所以把你叫来,说几句心里话。”李伟知道再辞不得,只好重新把钱放好,用手按了按,然后点点头,满怀感激地看着李强:“是啊强哥,我刚来没多久,许多事情我不懂,所以要请强哥多指教。”

高强满意地看着李伟,语重心长地说:“中国有句俗语,叫做‘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’。咱们开车的,靠什么?不就是靠这辆车吗?你开车开得好有个屁用!凡事要动脑子,不会动脑子的那是什么?是猪!你看那些猪,会吃会睡会长膘的,肯定第一个上屠宰场!所以,我们这些开车的,不光要会开车,还要会用脑子。”

顿了顿,又接着说,“有些话,说破了就没意思了。但我听人说,你只知道给那些主任们扫地打开水。你还想评先进咋的?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转,你什么时候能活得潇洒起来?所以呀,脑子里不要成天想着他们给你说好话,我告诉你,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东西,表面上点头哈腰的,其实都是伪君子,我就不信他们会给你说半句好话!”

李伟头一次听到这么高深的话,似懂非懂,十分惊讶。高强话锋一转,劈头问道:“我听说,你还会自己修车?”李伟茫然答道:“我原先本来就是学修理汽车的呀!”高强不屑地“哧”了一声,“你跟我说那些话干吗?我是问你,这三个月,你的车去过几次修理厂?签了多少修理费?”“这……我还没去过呢。车况很好啊!”李伟不解地说。

高强烦躁地摇了摇头,提高了音量:“就这一点,大家对你的意见就已经非常大了!我告诉你,你的车况再好,也要去修理厂检查一下。除下大修,你每个月也总得换点零配件什么的吧?这是我们司机们的规矩!”

李伟听得莫名其妙,疑惑地看着高强:“可是强哥……”高强马上打断他的话说:“我今天已经说得够多的了。刚才说的话,你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。不明白的,去问问别的司机,但有一条,你当你的先进,可也不能坏了别人的事!我还有事,你下去吧。”

## 2. 暗藏玄机

李伟被“强哥”的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弄得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下午下了班，他送完办公室几个同事，匆匆赶回家去。因为口袋里有高强给的五千多块钱，具体是多少，他还没来得及细数。想到这里，他决心好好在妻子面前炫耀一下，给她个意外的惊喜。在小区里停下车，他把钱拿出来数了数，总共是五千一，加上先前给的四百“红利”，总共五千五百块！这对于他这样的家庭来说，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。他怀着忐忑的心情，也顾不上再回想高强说过的话，急匆匆地进了家门，扯着嗓子叫道：

“凤仙！儿子！”

王凤仙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，听见李伟叫喊，忙站起来，轻声制止道：“你嚷什么呀！儿子正在写作业呢。神经病啊你！”

李伟马上收敛笑容，压低声音，夸张地叫了声：“老婆——”然后又蹑手蹑脚地进入书房，见儿子正伏案写作业，悄悄走到他身后，把他的眼睛蒙上：“强子，你猜猜我是谁？”

“你是爸爸！”

“我不是爸爸，我是大灰狼！”

李强马上丢下笔，反过身来，扑到李伟怀里。李伟顺势倒在床上，李强爬上床，骑在他身上，呲牙咧嘴地说：“我是老虎，专吃大灰狼！”二人哈哈大笑。

二人在床上闹了一阵，凤仙过来，把儿子扯起来，喝道：“闹什么闹，还不快去写作业！”又对李伟说：“你今天吃错药了？一回来就发神经。快死开，不要影响儿子写作业！”

“是，老婆大人！”李伟做了个鬼脸，顺从地坐起来，走出书房，轻轻带上门，然后从身后一把抱住妻子，两只手在她的前胸乱抓，做出按摩状。凤仙不耐烦地挣开他，生气地说道：“你干什么呀你？死开些！你那点儿按摩功夫也好意思拿出来。”李伟嘻嘻一笑，坐在凤仙旁边，笑道：“嘿，你还别看不起我这按

摩的功夫。爸活着的时候，为让他的腰背舒服些，我还专门学过的咧！”见她不理睬自己，便按了按胸前的口袋，神秘地说：“你猜猜，这里是什么？”

凤仙头也不抬，似乎还在生气：“能有什么！像你这种没用的男人，还能带什么好东西回来？”李伟掏出一张百元大钞，在妻子眼前晃了一下，马上藏到身后。凤仙乍一看是钱，马上两眼放光，一面伸手去抢，一面说：“哪里来的钱？是不是发福利了？快给我！”

李伟让她将一百元抢去，继续笑着望着她。凤仙抢过钱，又盯着李伟，“就一百？还有没有？”李伟这才将钱全部拿出，学着高强的样子，擦齐，在手上“啪”地甩了一下，递到凤仙怀里，骄傲地说：“全在这儿，你数数。”

凤仙数了一遍，看看李伟，又数了一遍，惊讶地叫道：“呀！加上刚才的一百，可有五千五呀！这么多钱啊！”

李伟又洒脱地说道：“全给你，收下吧。”凤仙还不相信，看看钱又看看李伟，兴奋地问：“这钱是哪里来的？难道是捡来的？该不会是去抢银行了？”

李伟偏着头说：“看你说的！我有捡钱的命吗？有抢银行的胆吗？都没有。告诉你，这是……”话到嘴边，又忍住不说。他不知怎么说才好，心想，“强哥”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钱？他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叹了一口气，身体往后一仰，默默地看着天花板。

这是一幢老旧的房子，还是上世纪父母单位做的集资房，二十多年了，天花板上斑驳陆离，墙角处挂满了蛛网。“什么时候可以换套像样的房子呢？”李伟痴痴地想着。

凤仙拿着钱，早把毛衣丢到了一边，继续问：“这么多钱究竟是哪儿来的呀？单位发的？调进去这么久，也没见你领过这么多钱回来！”

李伟突然觉得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，有一种刺骨的痛。他突然觉得“强哥”是在可怜他，施舍给他。他最受不了被人可怜、受人施舍，尽管家庭条件一般，但作为一个男人，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骨气，“大丈夫可以被人爱，可以被人恨，但不能被人怜。”想到这里，他淡淡地说：“是人家给的。”

凤仙还沉浸在兴奋之中，听说是别人给的，也惊了一下，又问：“谁啊？谁给你这么多钱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你呀？”

求我？他求我什么？李伟心里想，我这样一个打杂的司机，他需要我什么？他看着凤仙，似乎意识到什么，马上问：“你二叔原来不是开过汽车修理厂吗？”

“是啊。可他去年就转出去了。”凤仙不知李伟想问什么。李伟急问：“你

这里有二叔的电话吗？”凤仙疑惑地找出电话本，找出二叔的电话：“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李伟也不答，正要拨出电话，又停了下来：“还是问你吧。你知道二叔以前开厂的情况吗？”

“我哪知道啊？”

李伟又要拨电话，凤仙又说：“也不知你问的哪方面的问题。”李伟欲言又止。凤仙不耐烦地说：“看你这个人！总是这样，说话吞吞吐吐的，怎么变成这样啊？你说吧，究竟想问二叔什么？这跟这些钱有什么关系？”李伟这才沉吟道：“也许有关系。我想问他一下，他以前是不是修理过市领导的小车。”

“这个呀，我知道一些。”凤仙说，“有一回在他那边吃饭，他说起过，说有几个市领导的小车经常去他厂里检查。他说，那些司机去那里只是叫他在修理单上签个字，然后在那里打半天牌，完了之后又把车开走。好像车子根本不用修的。”

李伟忙问：“那……一辆车一个月要去几次？要花多少钱？”

“这也难说，反正每次去，都得写个千儿八百的吧。那些司机真够黑的，在那里拿什么东西，都写到修理单上去，当作修理费去报账。”

原来是这样！李伟听到这里，已经完全明白过来。“强哥”跟他说的这些话，其实就是让他学“聪明”点，有事没事去修理厂搞点“外快”，这才是“靠车吃车”的奥秘！他在心里暗暗责备自己，人行三个多月，竟然对行里的“规矩”一无所知。他由衷地感谢“强哥”的教诲，同时又想，真是隔行如隔山，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！

他决心明天再去上班时，用心向老师傅们探探“行情”，尽早入行。可是转面一想，他开的这台车，只不过是办公室公用的杂务车，主任们对此要求得很死，尤其是刘主任，三番五次地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要廉洁自律，不能做有损于“第一办”的荣誉。自己即使了解了行情，又怎么操作呢？

正思索着，凤仙也像是明白过来了，问道：“难道……你这也是修理厂给你的好处费？”

李伟烦躁地答道：“什么呀！我一次也没去过修理厂，谁能那么好给我回扣？”

“那到底是谁给的嘛！”凤仙不满地说，“你不明不白拿回来这么多钱，又不说是谁给的，我能踏实吗？”

“说了你也不认识！”李伟干脆一句话堵上她的嘴，然后默默看着对面的墙上。凤仙见他不肯说，也懒得再问，把钱放进卧室，转身进厨房做饭。

晚上睡觉时，李伟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凤仙问：“怎么了？白白得了这么多

钱,你也不踏实了吧?”

李伟重重地吐了一口气说:“开修理厂也不错啊。——当然,要是什么时候能捞上给领导开车,那就更好了。”

“净想美事!”凤仙嘟哝了一句,又说,“开修理厂不要关系开得出呀?二叔不就是因为没有关系,白白被别人挤掉的?要说是给领导开车,那倒真是件好事。都说司机是半个领导,是领导的‘影子’,领导走到哪里,司机就得跟到哪里,当然领导得了好处,自然也少不了司机的一份。——哎,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男人,要技术有技术,要长相有长相,走出去也不会丢领导的面子,怎么就捞不着给领导开车呢?”

“是啊,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呢。”李伟苦苦思考着,“你看那些司机,一个个歪头歪脑的,心思还那么黑,怎么偏偏就能给领导开上车?”

凤仙一听,马上翻身起来:“是不是要给领导送点礼呀?”

李伟白了她一眼,嘲笑道:“送礼?我们拿什么送啊?你送少了领导能要吗?送多了我们有吗?”

“那你说我们怎么办?我们娘儿俩总不能跟着你喝西北风吧?”

“凉拌喽!”李伟自嘲地一笑,“我看啊,我是没有给领导开车的命。你啊,也就是跟着我过穷日子、喝西北风的命了!咱人穷志不短,不能低三下四地求人,平安是福,平平淡淡过日子,也能过得下去,饿不死!”

凤仙见李伟越说越远,又转过身,背对着他。李伟起身去看了看儿子,见儿子已睡了,于是关掉床头灯,钻入被窝里。黑暗中,他那双大大的眼睛一直忽闪着,仿佛想洞穿夜色,照见夜的尽头。这一夜,他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开着顾克俭市长的那台轿车,神气十足地走在大街上。

### 3. 揭秘玄机

次日,李伟早早来到办公室,照例是打水扫地,然后等待着,看看有没有什么事。他昨天想了一夜,决计要找个实在点的司机,去问一问“修车”的秘

诀。可是看到别的司机进进出出,似乎很忙。他又跑去一楼的休息室看,有两个人在那里闲聊,抽烟,好像都并不熟悉,只微微点点头,就退了出去。

这样熬到下班,他跟着一起走向机关食堂。中午人们都习惯于在机关食堂就餐,饭后在办公室里稍稍休息一下。吃饭时,他看到顾市长的司机“强哥”也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,大声跟人开着玩笑,便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“强哥”似乎并不正眼看他,打了饭,跟另外几个人坐在一起吃。李伟有意捱到大家都吃完饭出去,想再等等看能不能碰上别的司机,可并没有碰到。

“强哥”吃完饭,也跟其他人一起说笑着走了。下午,李伟还想着打听“秘诀”的事,被刘主任安排去干别的活。回来时,向刘主任作了汇报,又记起修车的事,他觉得必须把此事弄个明白,并不是自己想从中捞好处,而是不要“坏了别人的事”,这对于他这个职业来说,太重要了!他苦思冥想,终于想到一个人,决定下班时找他去问问。

李伟想到的这人,就是接待处的接待科科长老黄。老黄今年五十多岁,原先是机械厂的办公室主任,曾经做过父亲的学徒。因为能喝酒,被借调到接待处帮忙。时间一长,接待科也觉得少不了他,干脆就把他的关系转了进来,成为一名正式干部。

老黄别的能耐没有,喝酒在T市却是颇有名气的,曾经有一回,Y市的一个考察团来T市学习考察。Y市一个副市长是酒中高手,喝到一半,没有人再敢陪他喝,这个副市长开玩笑似的拍着桌子大叫T市无人,无奈之下,T市负责接待的副市长叫来老黄。老黄三杯陪一杯,硬把Y市的副市长喝趴下,去医院打了三瓶点滴,这才醒了过来,老黄自此更是声名大振。

官场上盛传这样一段顺口溜:“要喝酒,找老黄,不丢命也要卧病床。”当下李伟找到老黄,老黄腆着大肚皮,一头双分的头发油光水滑,见了李伟,高兴地叫道:“小伟,你怎么有空来看我呀?有事?”

“没什么事,就是来看看你。”

“那好,今晚正好没什么事,你就陪我喝两杯。”老黄拉着李伟,认真打量着,“好久不见了,现在混得不错吧?”

因为平时的接待工作轮不上自己,李伟也很难得见到老黄,他也听说过老黄的酒名,老黄虽然贪酒,却从不要酒疯,更不打老婆,酒德也是出了名的好。但他的妻子因为受不了他好酒贪杯,尤其是烂醉如泥时就像头死猪般,搬又搬不动,扶又扶不起,很是恼火,因此家里经常闹得不愉快。

老黄平时除了晚上睡觉，一般很少回去，怕见老婆那张生气的脸。见老黄热情地招呼着自己，李伟忙说：“哪里呀，我也就是一打杂的。——老黄，你知道我不大喝酒的。你也少喝点酒吧，酒多伤肝，对身体没好处。”

老黄乐呵呵地说：“知道知道，喝酒的人肝是硬的，抽烟的人肺是黑的。我只喝酒不抽烟，所以我的肺还不黑嘛。人生苦短，我的目标是，活到老喝到老，到喝不动的时候，活着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”

李伟跟着笑了笑，的确，老黄虽然五十多岁，可是皮肤细嫩，白里透红，保养得极好。老黄是一个老好人，平时见人总是笑呵呵的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开口求他办事，总是愉快地允诺下来，然后竭尽全力去帮忙，因此人缘颇佳。从市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，无一例外地称他为“老黄”，他的本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。老黄见李伟拒绝，态度坚决地说：“不喝酒怎么行？走，再怎么样也得喝一点，算是陪我老黄喝吧。”李伟无奈，点头答应下来。

二人来到一家小餐馆，餐馆老板也跟老黄熟悉，因此忙招呼道：“黄领导来了？来来来，给你安排个小包厢，你们边喝边谈。”老黄仍旧是笑呵呵地打着招呼，领着李伟，进入包厢。刚一坐下，老黄就问：“小伟，遇上烦心事了？”

李伟一惊，怎么还没开口，他就知道了？于是支吾道：“没……也没什么事。”

老黄收起笑容，眯起眼睛看了李伟一眼，认真地说：“你是谁我是谁？我从小看着你长大，还能不知道你？从你走进我的办公室，我就看出，你有什么心事。”

李伟知道瞒不过他，再说迟早也是要说的，既然他先提出来了，不妨就直说出来。“还真有点事想请教你。”李伟想了想说，“怎么说呢，是这样，我到这里都三个月了，一直打杂，好像跟这里的司机都融不到一起去。”

“这很正常。”老黄深沉地说，完全不是平时那副乐呵呵的样子，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是全市的中枢神经，最发达也最复杂的地方，水深得很！所以，平时就要多长个心眼，要善于处理各种微妙的关系。你别小看了那些司机，一个个都是神通广大的角色，他们与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就是领导的代言人。你初来乍到，他们对你自然要防着，要多长个心眼……”

正说着，服务员端着酒菜进来了。摆放好了后，老黄对服务员说：“都齐了吧？你忙去吧，不叫你就不要进来，我们自己招呼自己。”

见服务员关门出去，老黄自己斟满一杯，又给李伟倒上一杯，先自饮了一口，自嘲地笑了笑，接着说：“我就好这口子。酒是什么？酒是穿肠毒药，既然是毒药，我为什么还要喝？没办法呀！我天生对酒精有免疫力，但并不是个好酒

如命的人。但是,问题就来了,我当初为什么会被借调到这里来?还不是因为能喝酒。现在为什么还能混得下去?还是因为能喝酒!如果我戒酒不喝,我在这里还有什么利用价值?我一没文化二没关系,如果不是因为能喝酒,我在这里混得下去吗?”说罢,举起杯,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李伟听得有点紧张。眼前这位成天笑眯眯的老黄,竟然有这么重的心事,而且貌似风光的工作背后,竟会隐藏着这么深奥的玄机,让他不由得心寒。他心疼地看着老黄,劝道:“老黄,命是自己的,还是注意点身体吧。”

老黄感激地一笑,玩世不恭地说:“我知道,命是自己的,没必要为了工作玩了命去喝酒。自从上次财政局长得肝癌死了以后,当官的都不敢怎么喝酒,我也不知哪一天,就死在酒桌上。所以,我都不敢去医院检查,生怕一旦查出有问题,我都不知后面的日子怎么过下去。”

李伟听了,忽然觉得一阵心酸。他知道,老黄这些话都是肺腑之言,早前在机械厂,老黄曾经当过父亲的徒弟,后来调入办公室后,还对父亲十分尊敬。李伟技校毕业后,分配在机械厂工作,可惜没多久工厂就倒闭了,过了几年企业改制,他们这些人就都被买断身份,各自谋生。想到以前老黄风华正茂时的样子,李伟不由得感慨万端。他长叹了一口气:“唉,都不容易!”

“这也没什么容易不容易的。”老黄接过话茬,“你刚才不是说在这里跟其他司机融不到一块儿,受到排挤吗?其实要说也简单,不是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吗?不管红的黑的白的,经过一番熏染之后,大家最后都成了一个样子——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变成一样了,就融到一起去了。”

“可是,我怎么才能跟他们一样呢?”李伟想起“强哥”跟他说的那一番话,把他的大意约略说了一下,却隐去了五千五百块钱的事。老黄听了,哈哈大笑道:“原来是这事?看把你愁的!”

见李伟不解,老黄笑着说:“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,小儿科。在司机这个行业里,自然有他们的潜规则,也就是他们所说的‘靠车吃车’。简单说吧,市里主要领导的车,一年的各种修理费用大约在六到八万,副职的车五六万,部门的车也三四万,不管新车旧车,都离不开这个行情。他们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这么多啊!”李伟听了,不禁咋舌。老黄恨恨地说:“这帮小子在别人面前人五人六的,到了我面前,都特粘乎,什么话都敢说,因此我才知道。不光我,恐怕机关大院里大部分人都知道。”

“那领导不管吗?”李伟还是不得其解。老黄摇摇头,笑着说:“所以你跟他



们融不到一块去。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他们是领导的代言人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领导哪里管得了这么多小事？再说，领导的许多私事也都是通过司机去办的，不给点甜头，这些司机能跟孙子一样伺候领导吗？”

经老黄这么一说，李伟一下子像是开了窍一般，豁然开朗，不由得感慨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！给领导当司机，原来有这么复杂，又这么简单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！老黄，谢谢你！”

老黄听得高兴，又畅饮了大半杯酒，顿时容光焕发，又恢复了本来的样子，打趣道：“傻小子，你别谢我。就你那破车，一年修个一万两万，也捞不到什么好处。这点钱够什么用？”

李伟脱口道：“要是给领导开车，那该多好！”

老黄正饮酒，听李伟这么一说，“噗”的一下把刚进嘴的酒吐了出来，咳嗽了几声，笑着说：“你这话，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来。有一回，兄弟市的一个新上任的副书记带一帮人来我们这里，我们的副书记站在办公大楼门口接。见车里走出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人，马上迎上前去握手，连声说‘欢迎欢迎’。没想到那人马上退到一边，指着身后一个矮胖的人说，这是我们的副书记。当下，两个副书记都愣在那里，十分尴尬。这件事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，一直被当作笑话。这件事过去七八年了，现在还时不时有人说。所以小伟，我看啊，是你长得太帅了，没领导敢用你，怕出现类似的笑话。哈哈！”

李伟听得心里一紧，见老黄仍兀自笑个不停，心里暗想：“难道真是这个原因？”他逐个给领导开车的司机相了相面，果然没一个长得端正的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。老黄停住笑，催促道：“你小子，光劝我喝酒，套我的话，你怎么不喝？”

李伟心里烦躁，端起酒杯，也不答话，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，然后重重地放下杯子。老黄这才眉开眼笑，说道：“这才像话！”又转而说道，“我不过开了个玩笑，你别当真。其实，我说的那些现象有是有，但不全是这样，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还是好的，否则怎么发展进步？所以，你要相信，有合适的机会时，你也一定能给领导开上车的。现在不说这个了，咱们喝酒。——我告诉你啊小伟，刚才趁着清醒，给你说了些掏心窝子的话，听不听是你的事，但不要出去乱说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李伟瓮声瓮气地答道，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五味杂陈一下子跑了出来。